



鲁迅文学院 编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散文卷

表达

习习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鲁迅文学院



鲁迅文学院 编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散文卷

表 达

习习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表达 / 习习著. -- 乌鲁木齐 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2.6

(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散文卷)

ISBN 978-7-5469-2556-1

I. ①表… II. ①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8798号

中国作家前沿丛书·散文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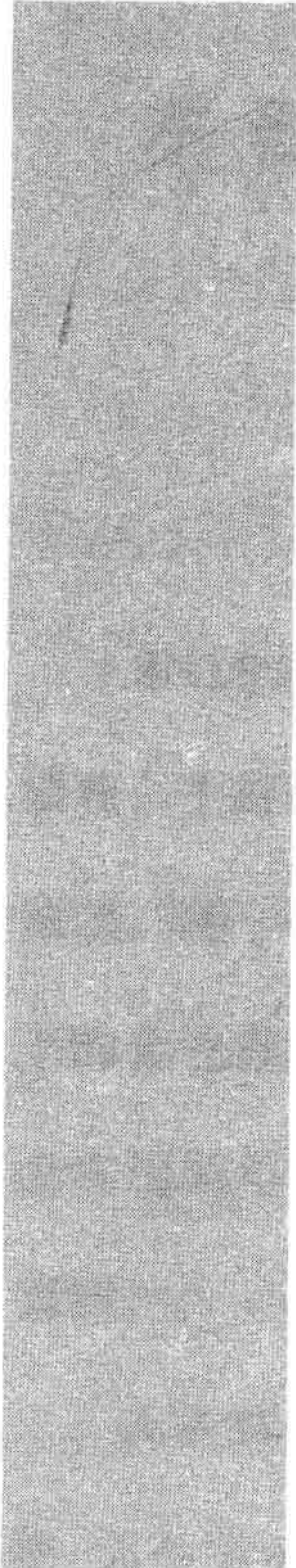
表 达 BIAO DA

著 者	习 习
主 编	施战军 于文胜
责任编辑	张好好 张筱谨
特约编辑	郭 艳 邵 筐
封面设计	党 红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
邮 编	830011 电 话 0991-3773964
印 刷	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mm×1 092 mm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50 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2556-1
定 价	18.9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店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yx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

CONTENTS 目 录



木器厂 / 1

春日祭 / 33

某年夏 / 49

北京删页 / 70

老地方 / 85

村子 / 114

静物 / 136

周围 / 162

记录：场景 / 183

木器厂

1

朱红的木箱，和在杂物里，堆在阴暗的墙角。上好的樟木箱子，笨重古旧，但牢靠耐装。箱子上亮闪闪的铜锁，像旗袍襟子上的金色盘扣，繁复、精致。即使在十分崇尚实用的年代，那也绝不只是为了让箱子紧锁。

我依然记得打开箱子扑面而来的气味，那是樟木的气味，稀罕的南方樟木，不

1

知道父亲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木料。樟木木材细密坚硬，防虫耐腐，且有特别的气味。母亲迷恋几乎所有植物的气味，在这个父亲亲手打制的樟木箱子里，她放进了她所认为的大部分贵重物品——一些只为忆念而留存的古旧之物。过些时日打开一下，在浓郁的香樟气味中，仔细翻看，似乎仅为着一番回忆。衣角磨损出经纬分明的绸缎嫁衣（奇异的是颜色依然艳丽无比），三四十年代的红色高跟皮鞋（母亲曾穿着它跳交谊舞），的确良碎格子衬衣（可能有着特殊的纪念），粉色泡泡纱内衣（这样朦胧唯美的东西，令我对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丝疑惑），一块老得走不动了的英拉格手表，还有父亲年轻时曾经穿戴的衣物。存留时光的人，身上总有着古典的气质。当父亲最

终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束之高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母亲脸上的若有所失，而在父亲将他的木工工具一样样摆进箱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脸上同样的神情。

箱子关闭了工具，也锁进了一段时光。工具的意义是使用，当它无处使用时便面临废弃。博物馆玻璃框里那些古代的器物：石斧、石铲、结满绿锈的剑镞、弓弩，它们都曾显赫一时，完成了传承和延续，等待的就是消失。工具，似乎大都有着这样的宿命。

我依旧不喜欢樟木的气味，尽管母亲坚持认为它的气味芳香。我反驳的理由是，用樟木做出来的樟脑丸人们何以叫它“臭蛋”？为防虫蛀，那些圆鼓鼓的白臭蛋被零散地夹裹在衣物里。我发现，一段时

间以后它会变得小一些,再小一些,它的身体由味道组成,味道散尽,它的身体就没了。但樟木箱子不是这样,它永远牢靠、方正坚挺、岿然不动。它成了木头,但依然源源不断生发香气,这是树木的神奇之处,就像父亲留存的那块镇纸大小的檀木,光滑细腻的一小块木头,摆放在枕边,几十年了,依然散发着幽静的檀香。那年,在南方,我终于看到了樟树,充沛的雨水使樟树汁液饱满,摘下一片叶子,我闻见了樟木箱子的味道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木匠。这个樟木箱子锁进了他所有的工具:不同性能和大小的锯子,各种型号的推刨,还有凿子、木锉、羊角锤、斧头、墨斗、不锈钢卷尺、木头角尺、分节的竹尺、麻花钻头、螺丝刀、钳子、皮

胶、砂纸、砂石、大大小小的铁钉螺丝、宽扁的木工铅笔……其实，多年前，其中的一些器具就已不用了，比如墨斗。父亲说，墨斗是鲁班的发明，传说，鲁班开料的时候，把从斗里抽出的染了墨粉的墨线在木头上一弹，木头自然就开了。手无寸铁的树，不用经受利刃的切割，这个关于墨斗的传说着实可爱。于是从那时我就喜欢上了黑色的小茶壶一样的墨斗。其实，我明白，在没发明长尺之前，墨斗对于开料的作用举足轻重，于是鲁班老爷子的墨斗在木匠的工具中有了神性，成了可以避邪的器物，哪怕不用，放在工具箱里，看着，心里也踏实。还有皮胶，父亲做活时，铁罐里熬着皮胶，干干脆脆的皮胶在沸水里渐渐融化，然后咕噜咕噜冒着稠泡泡。皮胶很容易熬焦，会

发出皮质烤糊的气味。父亲说,皮胶本身就是由动物的皮骨熬制。熬好的胶往往被涂抹在卯上,然后和卯一起打进凿好的眼子。卯和眼子严丝合缝,是考量木匠手艺的关键细节之一,因为直接辅助了木器的牢靠和稳固,皮胶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。动物们吃了一辈子的花草树木,这一下,更和木头们如胶似漆了。不过,后来出现了化学胶水,用起来更加方便快捷,而且粘性确乎更强——新工具的出现,不断地给父亲这样的匠人带来涵义复杂的冲击。

工具被锁进了父亲用它们打制的樟木箱子里,年深日久,每一样工具应该也都染上了樟木的气味吧!

木器厂家属院里的木匠和木匠的家人,人人谙熟这些工具,家家都有个盛放这

些工具的箱子。

2

那时候，城市里遍布很多工厂：塑料厂、纸箱厂、五金加工厂、针织厂、棉纺厂、毛纺厂、通用机器厂、玻璃厂、木器厂……每个工厂都很大，长长的围墙护着的任何一个工厂都让我们百般好奇。我们多次潜入和木器厂一墙之隔的纸箱厂，拣拾一擦擦被机器切割下剩的牛皮纸边角料。崭新的纸，可以像刀刃一样割破手指。把从车间墙角流出的半凝固的胶，捏成透明的小圆球，像皮球一样在墙上拍打。有时一不小心，高高弹起的球竟会跳到隔壁的木器厂里。

木器厂在市中心，迎面就是城市的交

通主干道。

石灰粉刷的白围墙上不断变换着一人来高的标语，标语末尾往往是一个挂了大秤砣似的圆疙瘩的感叹号。因为工厂长而远，围墙显出了矮小。墙上会露出一些厂里的样子来：车间高阔的顶棚，堆积成整齐梯形的原木木垛的顶部，那棵高大的楸子树的上半拉身子（树叶在风里摇摇晃晃，里面藏满暗绿的小楸子，叫人垂涎三尺）。围墙当然关不住工厂里的声音：人声、敲击木头的声音、电锯声、大喇叭上的歌声——“马儿啊，你慢些走啊，慢些走——由不了自己，人人快马加鞭。一卡车一卡车堆得高高的桌椅板凳从厂里运出。“铃——铃——”，看门的老爷子分秒不差地拉响电铃，屋檐下黑脸的铁铃子震得瓦上的青草

瑟瑟发抖。上班了、下班了，穿着深蓝色帆布工作服的工人们个个忙忙碌碌。

在城市靠东一些，母亲所在的针织厂似乎也有同样的氛围。大喇叭唱着激昂的歌曲，工人们三班倒，车间厂房彻夜灯火通明。比起木器厂来，这里妩媚柔软得多。出入厂房的人大部分是和母亲一样年轻的女工，厂子主产缤纷柔软的尼龙袜子。到上世纪80年代，女工们开始烫卷头发，穿起艳丽的衣服：的卡、的确良、尼龙，还有俏丽的高跟鞋。那些女工，曾是我眼里最美丽的女人，她们围着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红字的白围裙，卷曲的刘海上落着一层绒毛。车间分布在三层高的楼房里，楼房外有一枚天蓝色的大别针——一个涂了油漆的螺旋铁楼梯，从地上一直扭到三楼。

漂染车间的上方,终日飘着一团白棉花似的云雾。

隔着木器厂家属院的另一面墙,我的一位瘸腿姑舅哥常年穿着蓝劳动布工作服,在一个油乎乎的车床前神采奕奕地切割、焊接。被机器割出的铁丝蜷着身子缠成轻飘飘的疙瘩,在姑舅哥脚下滚着蛋蛋。姑舅哥每次顿挫着身子进到我们大院时,女孩子们就会雀跃拥去,抢他手心里用钢板边角料压制出的精致钩针。

那是工厂异常火热的时代。

3

因着父亲和母亲的工厂,我童年、少年的生活也因此呈现出两个迥然不同的背景。

和妩媚柔软的针织厂相比，木器厂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。我喜欢木器厂厂院围墙里的恢宏、粗砺，还有飘散在空气中的木头气味。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场院里呈现出那种杀伐之气。

但工厂传达室那个瘦小的倔老头，目光警觉到能随时看穿你的心事（似乎很多工厂的门房里都有这样一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）。我们常常在厂门口踟躇，终于钻不到空子时，只好另辟蹊径逾墙而入，好在工厂大到总有些不被人发觉的废弃角落。

我们三五成群跳过院墙。如果是在暑假，第一个目的地便是那棵蓬勃的楸子树。果子尚未成熟（果子从未成熟过，不待成熟，枝叶间已不剩一颗果子），青楸子酸涩的滋味最能解馋。树下是一个矮小的厂

房,我们像一个个骁勇善战的英雄,敏捷地从房顶跳上跳下,在勒进裤腰的汗衫里装满楸子,然后一边吃着果子,一边悠闲地在厂里玩耍。

大老粗的父母们任由我们野草一样生长,现在想来,多么幸福。见着大院里的叔叔,远远扔过去个楸子:来,酸一个!他开心地喊呢:乖啊,我的娃。

原木整齐地一垛一垛堆放在空阔的场院里,气势庞大。那边,一个巨大的电锯,正发出尖锐刺耳的切割声。树木们列队等候这架张牙舞爪的电锯的宰割,使这里有了很多悲壮的气氛。原木被搬上电锯台,然后被强行推进电锯,木屑飞溅,忧伤的木香顿时散开。刺耳的声音是木头对铁的抗拒,这叫我一直感觉,树和铁是仇敌。但再

坚硬的树木也敌不过铁的冷酷,不过,一些倔强的树,树身里也有铁一样愁肠百结的树瘤,借以与铁抗争,有时还会打断铁锯的牙齿。

深感木器厂的杀伐之气,是因为从小感受到了父亲对木头的感情。木匠的事情是改变树的形状。树有树的天命,但木匠给予这些生物以足够的敬畏。父亲车间里的一位匠人讲过他家乡一处名叫白杀坊的作坊,那是个专门给树木开料的地方。利刃过后,树木露出雪白的肉身,有时还会渗出眼泪一样的汁液。每次开料前,匠人们总要先庄严地祭祀一番即将被剖开的树木。

父亲自小在爷爷开的寿材铺子里做棺木。每每拉大锯开料前,也要把温过的酒,